

薄岚浮岫咏诗华——奉化笔架山随记

□沈潇潇

最初和奉化境内的笔架山零距离接触,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那年初夏,一群人在同事周君的倡议下去登临尚桥笔架山。周君的老家在笔架山北麓的庙后周村。相传,周氏始祖世居姑苏,因战乱迁至四明,寓居望京门(宁波西门)外。一次,周氏路过奉化,在笔架山峦婆岭拾得一饭囊,行至山下进溪西庙小憩,又见庙神为唐县令周罗山,觉得这是天授之意,就定居于溪西庙之后,“前列文峰喜峰嶂,右临流水乐徜徉。”那天中午在周君家里喝过酒,又因天气潮闷,手臂、脖子皮疹发作,奇痒难受,午后登山时已心猿意马,登山过程和笔架山的情貌已经依稀。

再次登临这座笔架山是在去年秋,路径是从金海隧道西口北侧上山。最初一段沿小溪的山路缓慢上升,行来轻松自在。后来一座山岗横在面前,登临就吃力多了,十多个人的队伍一下子散成了前后好几截。终于上了岗顶,往西北看,星罗棋布的村落中,最近的一个就是庙后周村。在山上我们终于看到了南边危石耸立、形似笔架的山巅。看看近,攀登远,我们之后经过两上两下再一上,险峻处手脚并用,有的还需几个人手拉脚撑才哇哇叫着过关,好不容易登上三岩突兀的峰顶。山巅虽仅海拔400余米,但在这一带已是巍峨奇峰,“巉岩耸峙插云间”,清代庙后周人周灿的诗句言之不虚。站在奇巧的巉岩上,有人指点东边的莼湖、北边的西坞、西边的主城区,也有人瑟瑟地蹲着不敢起身。至此,我30多年前的一场虚空登临才得以充盈。

最近在写作《乡关何处——奉化风情漫笔》一书时,我不期然邂逅更多的笔架山。从溪口往西溯溪约20里路处,海溪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弧度,在这一湾曲水边铺展着一个古朴清雅的村落,这就是蒋介石的外婆家葛竹村。村口水湾对面就是笔架山,族人王毓茂有《笔山雨润》诗曰:“天外三峰峙,森森类削成。印岩环秀处,笔架表奇名。花想春前梦,兴从雨后生。名山都润色,胜景肇文明。”这

里自古又有仙人居住的传说,诗曰:“涉险登高寻绝壁,白云飞去洞天开。不知仙去仙还在,石径春深长绿苔。”因笔架山和仙人洞这两大胜景,此地旧时曾置“仙笔乡”,真是好山好水好地名。蒋介石儿时曾在外婆家上学。那年盛夏,塾师姚宗元以竹为题命学生作诗,少年蒋介石隔窗遥望笔架山竹海,挥笔写出了“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的佳句。毛笔的笔杆均为竹制,如今笔架山上竹林如海,笔架山也更名副其实了。王氏宗谱里另一首周召南所作的诗,与《笔山雨润》同工异曲:“耸秀三峰浑削成,岬然罗列作文明。月影横似灯前落,春到花疑梦里生。”

“桃花随水逝,柳絮带烟垂。地僻人来少,山高日到迟。鹰鸾啼暮鸟,虎岭秀繁枝。曾有先贤隐,吾今亦乐斯。”此诗歌咏的是深藏在奉化西部崇山峻岭中一个叫栖霞坑的古村。作为唐诗之路东支线的一个节点,村庄和古道是当下驴友们的最爱,我近年来也去过四五次。在这里有看不尽的古意野趣,笔架山是其中之一景,栖霞坑古有十景诗,其中明代奉化诗人汪纶的《笔架秀峰》诗曰:“石耸三山似削成,天开神秀应文明。空中雨露千年润,海上霓虹五色横。春日临池涵藻思,晓云开阁散幽情。从容对此歌诗雅,因想高岗彩凤鸣。”竺起蛟的同名诗是:“劈立巉岩透数峰,俨如笔架异芙蓉。高卑列像云清淡,紫白分形雨意浓。影密千竿君子竹,林深几树大夫松。非无涧水资桑砚,特待江生写素衷。”

和栖霞坑村同饮筠溪水的董村,主姓竺氏北宋时由泉州迁入,在村西北也有一座笔架山。族人竺津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考中进士,其《笔架文峰》后四句“题留翰墨垂青史,篆写仙灵隐碧丛。拟是玉皇文案物,香云霭霭护窿嵒”,春风得意之情跃然纸上。至清代又有后人竺麟考中进士。处宋元两朝的诗人陈著曾任太学博士、监察御史等职,宋亡时回故里,隐居于剡源五曲三石西坑。他一生著作颇丰,至今留存完整,其中诗1360首,数量位列我国古诗人第十九,在奉化古诗人中位列第一。他也曾为这座笔架山写过诗:“巧夺西湖五姥峰,架中时见挂长虹。近联霞彩簪呈锦,遥对

岩牙笔露踪。翰墨云烟来壁水,丹青桃李出花丛。恩承斗柄回春律,待诏东封陟泰嶷。”

奉化境内的笔架山还有多处,如大堰董家村有笔架山,清末浙东著名闺阁诗人、董家村媳妇王慕兰曾作诗曰:“奎光璀璨眩晴霞,拔地尖峰正不斜。桃李满山春色丽,只疑夜梦笔生花。”溪口许江岸村有笔架山,当地有《笔架秀峰》诗曰:“翠立三峰势拔天,真堪闲架笔如椽。多少文人遥瞩目,拟将携取案头前。”剡源八曲高岙村也有笔架山,诗云:“为怜映日云成彩,竞道飞来五色箋。”

对山川河流等的起什么样的名,是人们对地理标志物的精神投射,特别是某一方面的内容得到强调,更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精神气质。奉化有这么多的笔架山,折射出了当地自古以来崇文向上的悠久传统。在我看来,这些类似于笔架山这样浸染着人的意志的山峰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而是人们所向往、所选择的一种人文环境。就像庙后周的周氏先人,他在岭上拾到一个饭囊而有所感(这是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在随后遇同姓庙神而有所悟(先贤在此神助),还有笔峰山(后代可学而优则仕)。他据此而定居,所看中的不仅是此地的自然因素,还有更多人文因素。“山村耕读两相宜,方案南屏绿绕田。恰望奇峰难架笔,为输妙句构春联。”周氏后代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在明代有周济可、周濠兄弟进士及第,清时有周绍旦、周凤翊等地方硕儒,民国时期有商界巨子周永升。周永升不仅输资万余银元在故乡创设永镇乙种农业学校,开奉化职业教育之先河,还耐人寻味地把自己发迹后新建在故乡的居所命名为“笔峰小筑”,从中看出这位在外闯荡致富的笔架山下人,骨髓里还是浸透了儒雅。

笔架山或笔峰、文峰,在古人眼里已成为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激励人们在人生舞台上奋力向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为了有这样一面旗帜,以至于像梁家墩村这样没有笔架山的村子,也要把村西金钟山上金钟塔想象成一支笔,村人杨受乾就曾以《金塔文笔》为题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为“高挺云中笔一支,何妨借我暂题诗”。村民对振兴文脉的向

往,由此显而易见,

在明代从后畝村迁入的董家村,之所以要择一山命名为笔架山,源自其家族文化传承:后畝董氏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正途上后浪推前浪,在明朝连出了3位尚书、14位进士。笔架山下的董家村后人也持续发力,村中尚存的父子登科“旗杆阊门”,使人感受到崇文传统在山野之地润物细无声的坚韧。被誉为台湾“书法界导师”和“亚洲之宝”的书法大家董开章先生也是董家村人。现在村北溪上有一座古石拱桥清晰可见的桥额“枫潭桥”三字,即是董先生于1948年所题,其故居还在“六房道地”内完存。2009年春,在董开章100周岁诞辰之际,其子女将他的部分作品及其生前所得的奖章、奖杯等捐赠给了天一阁。

萧王庙棠岙村江姓五代时自尚田茗雪迁入,在明代有4人中进士。他们有意无意地把此归功于村前的笔架山,江舜臣在《笔架晴云》中曰:“凭阑遥望景如何?薄薄浮岚出岫多。闻说花生江笔梦,风云曾向此峰过。”有意思的是,在宋代从新昌迁来棠溪上游的袁家岙村人,也把这座笔架山当作自己的精神坐标,在袁氏宗谱中录有陈绍敬所作的同题诗《笔架晴云》云:“天然笔架两峰叉,晴日云生望白嘉。西卷东舒呈楮练,横冲直撞斗龙蛇。”楮练是指用楮树皮制成的纸,因其洁白如帛练,故称。此诗把笔架与纸联在一起,正如葛竹村人把笔架与竹联在一起,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也使棠溪一带的造纸传统在诗中有了体现。这还不够,袁家岙人还把溪上的一座桥取名为梦笔桥,以梦笔生花之意,与笔架山遥相呼应。居住在棠溪下游的汪家村人也不甘落后,把村东南一座俗称羊岩尖的山峰命名为文笔山,在宗谱中有人作《文笔呈奇》一诗,其中咏曰:“崔巍绝巘起遥空,半天横来笔阵雄。五彩彩毫缘梦得,一枝筠管竟时通。”

一条棠溪相邻三村均有笔架山或文笔山,其中棠岙和袁家岙村还是共享一座笔架山,可以想见崇文重教传统在棠溪水中有深深的沉淀。想方设法设立精神地标来激励自己,古人可谓是趋之若鹜,这恰是当下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所亟待重视的一项。

□原杰

唐代是我国古诗创作的黄金时期,在文学史上耸立起一座无法超越的高峰。同样,奉化虽至唐才置县,诗歌创作却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别的不说,单就佛教界来说,便出现了三位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僧,他们分别为释宗亮、释契此与释延寿。

释宗亮在三人中出生最早,俗姓冯,名元亮,原籍奉化。因家傍月山而居,故释号月山、月庵、月僧。唐开成年间(836—840),剃度皈依佛门。大中间,出为明州国宁寺住持,期间创办了月湖诗社。据赞宁《宋高僧传》记载:“亮(宗亮)恒与沙门贯霸、栖梧、不吟数十人,皆秉执清奇,好迭为文会,结林下之交。”晚年精心研究佛学,八十岁时圆寂。曾撰《岳林寺碑》及诗三百余首,现存仅4首。

诗人、诗评家柯平对宗亮推崇备至:“这位神秘的唐代大和尚,虽然署名有几分怪异,诗才却绝对是一流的。”甚至称他的它山歌诗中“垒石”两句14个字的意义,要超过整整一部《它山水利备览》(道客巴巴文库引《它山歌诗》)。尽管一家人不识一家人(都是奉化人),但其评价掷地有声,很有见地。确实,宗亮的诗通俗流畅,却深及生活本意,读来有一种质感。如《它山堰》“截断寒流垒石矶,海潮从此作回期。行人自老青山路,涧阔水声无绝时”。《剡川诗钞》在《它山堰》诗后有附言,认为“今观之平平耳”。可按清《甬上高僧诗》言:“宋志载吾郡四绝句,以公(宗亮)题它山堰为第一。”

三人中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释契此即布袋和尚。释契此(?—917),幼孤,唐僖宗年间流落奉化,长汀村民张某收为养子,故时号“长汀子”。常以杖背布袋入市廛,见物即乞,大腹袒露,笑口常开,随处随卧,形若疯颠,世称布袋和尚。又喜作歌偈,常携布袋与小儿行歌于道。最后坐化于岳林寺。江浙间人以其为弥勒佛显化,竞相图画其像。宋仁宗景赐御制书札。宋元符元年(1098),哲宗赐号“定应大师”。现存诗偈24首,散见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宗镜录》等古籍。

布袋和尚诗,直承王梵志、寒山子一派的话诗传统,既明白如话、朗朗上口,又有很强的哲理性,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当然,所传24首歌偈中,有不少内容雷同、且来历不明者。同时,他的偈比歌写得好,如“我有一布袋,虚空无罣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而《插秧偈》“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则在奉化可谓妇孺皆知,并能哼上几句。

关于《插秧偈》的创作情况,历来鲜有说明的。其实,该诗应跟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也就是当年天华寺(地址在今裘村镇庄下村附近)遭京兵火烧后,归属位于奉化县城的岳林寺,布袋和尚等几位僧人奉命看守改名岳林庄的院产。为此,此地留下了其囊沙筑塘、巧运海杉、草鞋变鱼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他的插秧偈也无疑是在此领悟出的,或者后人根据他在岳林庄生活假托的——他留守岳林庄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田产收益等事宜。每每看农人插秧,把不准自己也卷起裤腿跳下水稻田“摸六株”。有道是只有经历过挥沙画海田、插秧书人生的生活,才会有如此接地气的体会与感悟。

最后一位释延寿(904—975)俗姓王,字仲玄,号抱一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相传其七岁时诵读《法华经》,读到得意处,竟然使得群羊跪听……延寿怀经济国抱负,先后任库吏及镇将,悟得“世事无常”之理,三十岁出家。后周广顺二年(952),住持雪窦瀑布观音院(雪窦寺前身)。后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先后请其住持杭州灵隐新寺、永明寺,赐号智觉禅师。著有《宗镜录》。现存诗词95首(包括残句),其中主要为充满禅意的《山居诗》。

延寿虽不是奉化籍,但长期待在奉化,且产生了较大影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可算作奉化人——据最新考证,溪口雪窦寺园中那两棵曾被评为宁波十大古树名木的银杏树,便是由他手栽的。其著名的《山居诗》应该是住持雪窦瀑布观音院期间所创作——诗描写的情景,比较符合那里的环境。其偈“孤猿啸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会得,白云深处坐禅僧。”则描绘了一种清静、高远的禅境——孤独的猿猴叫声,伴随着山岩之间的月亮落下;野游的客人彻夜苦吟,残灯将尽。此境此时谁能领会?只有那在深山老林中坐禅的僧人……

关于延寿初到雪窦时情景,还有一段传说。一天,延寿开堂说:“雪窦山中,千尺瀑布迅疾而下,纤丝粟粒都无法停留;万丈山岩奇峻挺拔,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问各位,你们从哪里迈步前进呢?”他在这里推崇一种超步高远的境界:要在粟粒无法停留的瀑布之间涉足,要在无立足地的山岩之间起步。一位僧人问:“雪窦山一条路,该怎样行走?”延寿答:“步步寒花结,言言彻底冰。”意谓每一步路都凝结雪花,每一句话都冰冻到底。

概而言之,僧诗是我国古诗百花园里的奇葩,同时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出于教化与普度众生的目的,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多通俗易懂,以便让信众能接受;二是语含佛理,启迪人们的生活、思想与智慧。此外还有一个特点——由于是方外之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且多静思,于是常能见人所未所见、悟人所未未悟,给人惊喜……

雪原

星强/摄

再上南山

□应亚亚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体验那份怡然自得的心境,也禁不住小囡嘟囔,周日,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携她一起去南山小爬。

说来惭愧,家门口的南山就十多年前爬过一次,且记忆模糊。正恍惚间,南山已在眼前。将车停妥当才发现,时不凑巧正赶上修路,问了旁人得知能从龙潭村旁的山路通往山顶,于是又驱车前往。

拾阶而上,耳畔偶尔传来不知名鸟儿的啼唤声,空气也异常清鲜。阳光透过树叶的隙缝泄了一地的碎影,星星点点,若隐若现地晃着。沿途遇上不少山友,或年老,或年少,现如今,

众人越来越喜欢走向山野的原因,不由得引人深思。半山腰上,寒山亭里,两位老者晒着太阳,悠闲地听着京剧,偶尔哼唱的几句也是有板有眼,独显风情。大理石砌成的功德牌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令人心生暖意的名字。

小憩后继续上行,仲冬的树林里,落叶满地,踩在上面,竟能弹奏出美妙的旋律。细看,那些落叶形状各异,五彩斑斓。其实呀,生活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不,小囡一眨眼功夫就捡了一袋落叶和松果,宝贝似的紧紧攥在手里。“妈妈:那是什么?好漂亮!”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许多绚丽多彩的小旗帜挂在林间,上面印着音符般的藏文。关于经幡,有着美丽的传说,

据说当年佛祖坐在菩提树下,手持经卷闭目沉思时,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吹走了佛祖手中的经书。在风力的作用下,经书碎成了千万片,并被带到世界各地,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大众手中。后来,凡是得到佛祖经书碎片的人都得到了幸福。人们为了感谢佛祖的恩赐,便用彩布制成三角形或长条形,上面印上经文和佛祖像,把它挂在风能吹到的地方,以求消灾灭殃,福运隆昌。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天地祥和,心生欢喜;人生最理想的境界也莫过于此了!

不经意抬头,瞥见一座古塔沧桑地矗立着,塔身爬满了青苔。瑞峰塔又名南山塔,始建于唐咸通年间,重建于清嘉庆年间,1987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